

首頁 > 報紙 > 文化週報

人物專訪》陳士惠 X 黃春明——不一樣的菅芒花

2018-03-25

專訪◎ 記者藍祖蔚

「黃春明的小說，很多人改編過電影、電視和舞台劇，唯獨少了音樂詮釋。」旅美作曲家陳士惠昨在台中發表了依據黃春明詩作發展出來的「菅芒花」大提琴與交響樂作品，「詩作本身就很有音樂性，但要做就要做不一樣的。」過往，音樂家愛把詩人的詩作譜成歌，陳士惠則是透過交響樂形式，讓大家聽見不一樣的黃春明。



詩人黃春明（右）昨出席陳士惠（左）的音樂會。（記者何宗翰攝）

「陳士惠的音樂本身就像詩，這麼的前衛，這麼的豐沛，」黃春明昨晚聽完首演，開心表示：「她實在太客氣了，還拿我的詩做標題，吸引大家重讀我的詩。其實，她的音樂本身就可獨立存在。」

陳士惠則回應說：「這首作品就是向黃老師致敬。」

旅外三十年好思鄉 拾把南管彈童年

「去國卅多年，就算我西化徹底，獲獎無數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血統就是與老外不同，現代音樂的那一套，我駕輕就熟，但是不能滿足我了。」在美國萊斯大學任教的陳士惠不但把女兒送回台灣學中文，自己也兼習南管，「過去我完全不懂東方音樂，濃烈的鄉愁，讓我開始去接觸及擁抱台灣音樂。」她甚至還跟著胡台麗博士深入原鄉部落，從原民音樂找靈感，為紀錄片配樂。如今還能為自己喜歡的作家詩作創作音樂，「實在太幸運了。」

「看上黃春明的作品，主要是我從小就住在外婆在八堵開設的新生旅館，黃春明筆下的人物，和我在旅店中見過的女中與客人非常近似，他們的語言與氣息我都能明白，悄悄在我心中就埋下了種子，所以國台交委託我為『交響臺灣』創作音樂時，我毫不考慮就選擇了黃春明的四首詩為題材。」提起黃春明，陳士惠一臉仰慕，「音樂有我的童年回憶，更多的是讀詩時的感動，例如〈菅芒花〉中的『白天，菅芒花站在水邊，把天空掃得藍藍的 / 菅芒花站在水邊，把星星揮得亮亮的』，就給我一種極其自在與開心的愉快感受；至於〈吃齋唸佛的老奶奶〉中迴盪的木魚聲誦經聲，也兼具了宗教與頑皮的元素；〈龜山島〉這首詩，則從失眠的哀愁中勾起了濃濃鄉愁；有椎心之痛的〈國峻不回來吃飯〉，語法如泣如訴，則讓我看見了失去兒子的黃春明，如何碰觸傷痛，又如何超越憂傷。」

用音符新詮詩情 再創文學新境界

「傳統以詩入樂，往往會被文字綑綁，任何的藝術創作最終都要獨自挺立。」陳士惠指出：「所以，當我的音符表現黃老師第四首失子的悲傷詩句時，其實已不是黃老師的悲傷，而是我的悲傷。換句話說，音樂廳裡的聽眾若對這個曲子有所感動，也不會只是黃老師或是我的傷心，藝術欣賞的過程中總是扮演著環環相扣的神奇力量，不斷地喚起聽眾更多回憶和情感，不僅僅是和文字間字字對應的翻譯。」

國台交最近已陸續邀請台灣作曲家把小說家陳玉慧的《海神家族》和鍾肇政《濁流三部曲》、《台灣人三部曲》譜成管弦樂作品，深耕本土文化，「雖然她事先告訴我，我的詩給了她意象與音感，音樂的結構和順序不會照詩的語法，直到現場聽了陳士惠的樂音，我才知道詩文與音樂有這種流動的可能。」黃春明聽完「菅芒花」的世界首演，不禁又用國台語把詩作各自唸了一回，並引述詞人蘇桐的名言說：「大家肯唱，詩就是大家的。」

(今天下午兩點半，台南市立新營文化中心還有一場)